旅大文藝工作團集體創作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印行

師徒關係

四幕九場話劇

雅俊著

3 0614 2365 7

02049

遼東新華書店印行

1949·8·

「師徒關係」劇情介紹

本劇是描寫旅大地區某工廠中，虎鉗工楊忠誠，在立功運動中帶三個徒弟——孫立友、李金貴、王福德。雖然經過許多波折，但他仍全心全意把徒弟帶好。

徒弟孫立友，挑皮搗蛋，耍弄小聰明，個人英雄主義，事事想站在人家頭前。一天楊師傅教孫立友幹「銼圖」，一向依靠自己聰明的孫立友，並沒細心聽取師傅的話，把活兒幹錯了。當楊師傅批評他時，他不但不接受意見，反而藉口說趙師傅（同學幹活的）不教他做。並遷怒趙師傅在工作上暗地使壞，把趙師傅鼻子打出血。接二連三的損壞工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逼的楊忠誠發了態度。當天下班在工場裡，師徒開了個檢討會。會上定出記功記過的計劃，楊忠誠想利用「責任」綁縛孫立友，就動員他那兩個徒弟，選孫做小組長。自此孫立友不但不改變舊習氣，反而成天裝腔作勢表現自己「認眞負責，大公無私」，師傅的孩子病了，他不叫回家去看看，又以小組長的地位壓新工作，教王福德、李金貴去幹雜活，自己去幹「軸瓦」。一會兒楊忠誠家裡打電話來告訴小孩死掉的消息。此時孫立友正在搬動「軸瓦」，不小心從案上掉下把腿打斷了。外邊下着大雨，楊忠誠不顧一切的把他揹到病院去，以後並經常的到病院去看他；又懺悔自己把徒弟選上小組長，沒能糾正他的缺點，反而發展了缺點，結果使徒弟受到嚴重的傷害。

一個半月後，孫立友已能走路了，這時他感到師傅楊忠誠對他有說不出的溫暖，但他又疑心，師傅因小孩的死而會永久忌恨他，於是就跑到師傅家去贖罪。師傅並沒有一點怨恨他的意思，倒給他無限的安慰，感動得他流出淚來，又見到李金貴、王福德

，有計劃的在下班後到師傅家學習；並學會了畫圖樣，又從師傅口中知道他倆都昇了一級，還立上了大小功，他悔恨要死。當時師傅給了他一番鼓勵，他決心等待出院後用努力工作來報答師傅。他又默默惋惜師傅沒能評上功。便和李金貴、王福德約定日期到報功委員給師傅去報功。

李金貴、王福德各都立上了功，楊忠誠更沒想到他帶徒弟也立上了大功。慶功大會那天又是楊忠誠的生日，當天晚上楊忠誠請他三個徒弟到自己家中來歡樂一番，更密切了他們師徒的關係。

師徒關係

時　間：一九四八年八九月中。（工場立功運動中）

地　點：在××工廠中的仕上職場。

人　物：楊忠誠——師傅，年四十五歲。
孫立友——其徒弟，年二十歲。
李金貴——其徒弟，年二十歲。
王福德——其徒弟，年十八歲。
張桂香——女工友，年十八歲。
趙大虎——師傅，年三十多歲。
司儀人——（慶功會場）一名。
拉絃人——工友。
婦　人——（卽楊忠誠妻）年四十歲。
醫　師——一名。
看　護——一名。

第一幕

第一場

場　啓：是在工友食堂正午吃飯時，楊師傅、趙師傅、王福德，剛吃完飯都坐在凳子上，孫立友拉着李金貴的耳朵和他要剛才兩個人化拳輸的「伙食」，李金貴在疼喲的叫喚。

孫：你給不給，快點拿出來。（又使力氣拉着他耳朵）

李：好……你別揪耳朵，我給你……。

（把手裡的「伙食」給孫立友，才放了手，全場大笑）

孫：你早拿出來不就完了嗎！（得意的吃着「伙食」）。

李：（不服氣的）來！還幹！（又把「伙食」分了一半放在桌子上）。

孫：幹就幹！還在乎你呀。（也撂下一塊「伙食」放在一起）

李：不行，不行！你的伙食小！（孫很大方的又添上一點，兩個人化起拳來，李又輸一次，全體大笑，李磨不開的最後把伙食全拿出）來！反正我叫你賴着了，我豁上了。（還要幹）

孫：（看他把伙食全拿出，他也大膽的）來！他媽的，我這次輸了也够本，這會贏三拳的。

李：不行！就是一拳，乾脆痛快一點！

孫：那我就不幹了？（拿伙食欲走）

李：好好幹幹！反正伙食不是你吃就是我吃，來！（兩人把伙食拿出來放在桌子上，孫很好滑的化，第一拳孫勝，第二拳李勝，第三拳還是李勝，第四次轉爲孫勝，最末一次總歸於孫勝！李看事不好，隙機會搶着伙食就跑，這時孫把自己伙食

拿起就追李，李把伙食放到口裡，孫拉着抹着他脖子，從他口裡掰出來才完事，大家全笑）

孫：你鑽到窯窩裡我也給你拖出來。（一邊吃伙食一邊氣他）

李：×賽的，勿怪昨天就熊我說什麼「咱們生活應當改善一頓，買伙食吃」，一早晨來了，就想熊趙又叫我下「五子」贏伙食吃，又叫我化拳贏伙食吃，弄來弄去的給你自己改了善啦！

孫：這是憑着化拳贏來的，不是搶你的。

趙：小李！這下沒撈着改善生活還不說，反倒肚子裡唱空城計了。（大家哄笑）

李：我願意呀！你管不着。（羞惱成怒）

楊：（剛吃完飯，拿煙捲）哪，李金貴！抽根煙捲吧！（孫也笑嘻嘻的過來要）

趙：還是自己的師傅可憐你，給一根烟捲充充肚子。（李拿白眼翻弄趙）

王：（給自己的師傅倒一碗水，自己也倒了一碗在喝）

孫：（看王福德獻「慇懃」不順眼的拿過壺來自己剛倒完水）

趙：孫立友！我來碗水！（把碗伸給孫）

孫：我不會獻那份「慇懃」，再說你也不是我的師傅。（不給倒水）

王：（看不好意思的，就把壺拿起來，又給趙師傅倒一碗水。）

楊：孫立友！你不能這樣說！什麼叫獻慇懃呀！誰給誰倒一碗水就不好了麼，你願給趙師傅倒就倒一碗，不願意倒，就拉倒，怎麼還分出你的師傅我的師傅？

孫：好了！別，師傅師傅的了，我知道你們都够師傅的資格，我是跟你們學徒，不是成天來給你們倒水的。（擺手叫李，二人耳語，表示不願聽師傅的話，李又拿碗出去）

楊：你看你說的，就像你不知都給誰倒過多少水似的。

孫：我也沒說給誰倒過多少水，我孫立友向來不會那一套！

王：（其間在擦桌子，把自己的和師傅的飯盒子拿去洗，又轉身給趙師傅飯盒子一塊拿下去洗）趙師傅！我順便給你一塊拿去刷刷去。（下）

趙：行啊，我自己刷吧！

李：（拿茶碗上，裡面裝的鹹鹽水）趙師傅！別生氣了，老孫和你鬧着玩，我給你倒一碗水，你看够不够面子。

趙：謝謝，我剛才已經喝過了。

孫：（激將的）你算那一套，給人家倒水，你給人家提鞋都嫌你手指頭粗，倒水還得分人來，人家擺你嗎?!

李：（有意激趙喝這碗鹽水）眞他媽喪氣，好心賊個驢肝肺，算啃小子沒有人味罷。

趙：（中了李計，拿起就喝，結果一口吐出來，李和孫大笑起來，李欲跑，趙追近，一碗打在李的頭上，李抱着頭一聲不響站在一旁，孫大笑，趙大怒去追李）

楊：（看這般光景，莫明其妙的一把拉住趙）這是怎麼回事呀？

趙：這小子我非揍他不可。（欲想掙脫楊去抓李，孫又笑起來）

楊：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說呀！

趙：這小子熊我喝了一碗鹽水。（直吐）

孫：啊！一碗鹹鹽水。（大笑而特笑，一邊用手指着李）

李：（摸着自己被趙用碗打的傷處，又看孫在笑的態度，生氣的）去你媽的。

孫：（越發笑起來，在抱着肚子笑）

王：（這時王福德把飯盒子，一個個刷好都包起來，又在給趙包飯盒子）

趙：（一把給自己飯盒子拿走，向李）小×養的，等我抓着你能揑死你。（轉身下）

楊：趙大虎，趙大虎！（趙不理下）（向李）李金貴！你這是幹什麼呀，你說？（李低頭不語）

王：師傅，已經到時候了，我們快去學習吧！

楊：好，走吧！（下）

王：（去拉李）走！去學習吧。孫立友！快走吧！（又向孫）

孫：我不去啦，今天我肚子痛，（說着躺在凳子上）李金貴，你來！（這時王和李剛要下，李聽孫叫他，就站住，孫起來）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王看李也不去就自己下）

孫：（看王下）哪，我還有一半伙食給你吃了罷？（李一把掌打掉不吃，孫又撿起來自己吃）

李：（摸着被趙打的傷處氣上心來）你這小子頂熊了，闖了禍你就不管了。

孫：噯！你說這話就怪了，我闖了什麼禍不管了。

李：你剛才叫我去熊老趙，他過來揍我，你這小子在看熱鬧。

孫：我叫你把水吐上唾沫，叫他吃個啞吧虧，誰叫你往裡擱鹹鹽了，他喝出不揍你，你怪誰呀？

李：你這小子儘借刀殺人，我叫你熊的餓着肚子不說，挨打又挨叱。

孫：（厲聲）你將就倒點霉吧！

李：你倒霉！（你一言我一語的打起來了）

楊：（上）你們幹什麼？（給拉開王隨上）

——幕急落——

第二場

場　啓：當天下午在仕上場裡工作，王德福、李金貴、孫立友，都在埋頭幹活，孫立友幹來幹去對工作，不明白有些疑問，這時他停止工作，注意到王福德在一個勁的幹，再注意李金貴，他兩人正四個眼對在一齊，但李馬上把眼尖轉到工作，表示不願理他，孫就走到李眼前。

孫：噯！老李你怎麼還這樣對待人呀，剛才師傅叫咱倆交換意見，你嘴裡說的比誰都漂亮，看看你現在的態度。

李：我怎麼了，我態度那點不好了！我又沒和你打，和你鬧就不好了是不是。

孫：好懸哪，咱不是說再不打鬧了，可是我剛才看你就好像不願和我近乎似的。

李：怎麼算和你近乎，抱你親個嘴就算近乎了。

孫：你這說些什麼，好了，好了！咱們幹活要緊，嗳！你看這漲圈口兩個都是一順割麼？

李：你就痛痛快快問問得了唄，還他媽必得來那麼一套開場鑼。

孫：好了，好了！接着咱就書歸正傳，你看看怎麼幹的。

李：（看了半天）我也不知怎麼幹，嗳！師傅不是告訴你了嗎？

孫：你管師傅告不告訴幹什麼，你說你不會幹就拉倒，你裝那份蒜頭幹甚麼？（把李推走）王福德你看這漲圈口是不是一順割？

王：（走過來看了一看）大概是向左開一個口，再向右開一個口，不一定對，你還是去問問師傅吧！

孫：怎麼還能向左開一個，向右開一個，你說，你也不會。乾脆你也別裝那份二大爺。（拿起鐵鋸就割起來）

王：孫立友，你別割錯了，先去問問師傅吧？

孫：找師傅，我自己會找，你別操這份心思。（拿出捲烟吸）（王拿自己活下）

趙：（過來在量工作尺碼，也拿出烟來，孫看急忙跑過來）

孫：趙師傅我有火。

趙：（不好意思捲他，就和他對上火）謝謝你！（冷臉的轉身欲走）

孫：嗳！趙師傅我打聽打聽你看這怎麼幹的？

趙：（想起晌午不給倒水的氣，還沒消）你別稱我師傅，我也不會幹。（轉身就走和王碰頭）

王：趙師傅！俺師傅他不在那兒，請你看看我提的「創巢」正不正當？

趙：（看王幹的活）提的挺好，大概是鏜子不快，有點不乾淨。

王：你再看孫立友，他那漲圈口，不知是怎麼割，你告訴他吧！

趙：我爲什麼告訴他，他也不是我的徒弟，我也不是他的師傅。（轉身就走下）

孫：娃趙的小子不用搭呼，我從來還沒栽過跟頭，叫你師傅是給你高帽戴，我根本就沒把你睜在眼裡，騎驢看唱本走子邊！（回過身來割漲圈完後走出，後李也跟出去）

楊：（上看王福德的活，王福德在磨鏜子走過來）

王：師傅，你看這活是不是……

楊：提的很正當，就是有點不乾淨，定規鏜子沒磨好。

王：剛才趙師傅也是這樣告訴我的。

楊：王福德呀，你從跟我幹活什麼活也沒幹錯一回，都很細心的幹，我看你有時候就是不敢大膽的放手幹，總怕自己幹錯了，這樣對你學手藝是不會很快的學成。

王：有時候我看你幹的活，心想自己也能幹，想和你要過來幹吧，又恐怕自己弄錯了。

楊：你不要這麼想，只要看你能幹的活，就要着幹，不明白的地方，就勤快的打聽，你能幹也不跟我要，這樣一方面給工場少幹活，一方面對你學手藝是有妨碍的。

王：師傅，今後只要我能幹的活，我就和你要着幹就是了。

楊：（看李和孫沒有）孫立友和李金貴到那兒去了？

王：他們倆剛才出去，孫立友，剛才不知漲圈口怎樣開的，也許去找你了。

楊：（看孫的漲圈）完了，完了！幹錯了一個！（看李上）你到那兒去了？

李：我……剛才到便所去了。

楊：孫立友呢？

李：他就來了。（孫上）

孫：（又向後面望，好像解了他心頭恨似的）

楊：孫立友，誰告訴你兩個口都一順的開，告訴你向左開一個口，向右開一個口，你也不聽明白，還說「這點活，我再不會幹得了。」瞧得是這點活，都叫你給弄錯了。

孫：（片刻）怎麼都幹錯了，那一個還幹錯了嗎？
（不耐煩）

楊：你這個傢伙，錯了一根還不够受的。

孫：（柔性頂上兩句）我要管什麼都會幹，一點錯處沒有，我就不跟你學徒了，我也當師傅了。

楊：像這樣活，只要你一打聽，那還能幹錯了，每逢叫你幹一樣活，你總是不細心聽，你看你幹錯的不都是些寃活嗎？

孫：我爲什麼不寃，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打聽，我問老趙那個×養的他不告訴我，我怎麼不寃。

楊：這時你想求人家了，怎不想想你晌午，你是怎樣對人家呢?!就是他不告訴你，你怎麼不去問問我呀！（拿起另一個漲圈）這個口，你鏜的是半「米厘」嗎？

孫：怎麼半「米厘」……啊！對了鏜了半「米厘」……

楊：（拿去量一量）孫立友你說你該怎麼辦?!你看你鏜去了幾個半「米厘」。

趙：（趙滿鼻子是血急跑過來，上前打了孫立友一拳頭）小兎崽子，你想要找死是不是？（還想去揍孫讓楊給拉開）

楊：你們這是怎麼了？

孫：×你祖宗，你爲什麼打我，我怎惹你了。（也瘋狂的要打趙，楊給他們拉住）

趙：你他媽裝的還挺像的，你心眼裡還不明白嗎?!你尋思我就不知道是你了。（要打孫）

楊：噯！噯！你怎麼好打人呀？你對我說怎麼回事呀？

趙：我在那鏜鏜活到便所小便去了，他過去把我的活給卸下來，又輕輕的緊上，我使力一鏜，一下子把活壓掀過來，正打在我鼻子上，你看把我鼻子打的！

孫：你怎麼知道是我弄的，你看見了麼，你看見了麼？（厲聲的）

趙：你這小子還嘴硬，我徒弟在那頭親眼看你在那鬼鬼祟祟的，不是你搗的鬼還有誰？（又向李）還有你一個呢，站那看着他使壞！（欲想揍他）我今天和你們沒有完。（又被楊拉住）

李：怎麼又照我來了！（怕事的）我也沒動，沒怎麼的，……我又倒了血霉了。

楊：你們別說了，孫立友！你們倆去給那些水門收拾收拾去罷。（他二人藉機會溜走）

趙：不行，我問問他到底爲什麼來熊我。（欲去擋住李和孫的去路）

楊：你就看我的面子，抬抬手放過他這一次罷。

趙：這小子眞够熊的了，今天要不看你的面子，晌午我就……

楊：好了，那我就該謝謝你了。

趙：他媽的，眞把我氣壞了！

楊：我說趙大虎呀，我想和你說幾句話！你能不能生氣？

趙：楊大哥，你放心罷，就是我皮氣不好，可是咱哥倆向來沒紅過臉，發過態度，今天實在叫我上火，你說他們氣不氣人？

楊：我很知道，是他們不好，不過你要這樣想他們都很年青，不知好歹，咱們不能和他們一般見識，再說我覺得咱們當師傅的，也應當檢討檢討自己的。

趙：（料想不到楊對他談這些不滿的）我知道今個這樣對待你的徒弟，你從心眼不願意？你叫我檢討什麼，你說吧！

楊：你看你，我還沒說什麼你就來火了，就是咱哥倆不錯，我才要和你說，你要是這樣，我就不說了！（向王）王福德，我頭根拿「把魯布」（水門）你叫孫立友給鏟平了，你告訴他快點幹等着要。（王下）

趙：（覺着自己剛才態度不好，又和緩的）你看你吧！我還沒怎麼的，你倒先火起來了，大哥你說罷！我再發火就不是爹媽

發的，你看怎麼樣？

楊：你不要說這些，我要說的就是剛才孫立友問問你活怎麼幹，你不應該不告訴他，你這一下不告訴倒不要緊，這個損失有多大！（給趙潑圈看）給咱們工場廢了材料，廢了工，他還恨你在心裡，想法來熊你，他再想出別的道道來，說一句不好聽的話給你送了命，你說怎麼辦，細細想想算計算計這有多大損失！

趙：（沉思一會）他頭先問我就是這個潑圈麼？

楊：可不是怎麼的，他問你口怎開的，你也沒告訴他，兩個都叫他幹錯了。

趙：（半刻）大哥我們成天日裡想着怎樣能提高生產，廢物利用，這一下子倒廢了材料，你要不和我說這些道理，我還想不到這些錯誤，我眞得檢討自己。

楊：他問你活，你爲什麼不告訴他？

趙：我就爲了吃晌飯時，他不給我倒水倒不要緊，他又挑撥小李倒了一碗鹹鹽水給我喝，你說叫不叫人生氣。

楊：這也是咱們當師傅的錯，有些舊師傅的作風，喜歡支使徒弟，徒弟不好，應當耐心的勸說，教育他們，今天你沒這樣作，還不說，反倒想打他們，住在民主地區，那能隨便動手打人，你又犯了一個大錯誤。

趙：大哥，你說我有舊師傅作風，我可眞冤死了，我也不是從心眼裡想像過去的師傅那樣去支使他……你說我打他！這這，他們也太氣人！這……（急躁的）

楊：你不要急，不管你心裡怎樣想！你是不是支使他們！是不是要打他們？……

趙：照你這樣說，今後再幹活，就不敢支使徒弟了？……

楊：話不是這樣說的，幹活支使他們，就是他們滿心不願意，他也說不出別的來，你沒聽他說麼：「我是跟你們學徒來的，不是給你們倒水來的」。就是叫他們倒水也沒有什麼；你看看

他是什麼樣的徒弟，你也沒叫王福德倒水，他怎麼能自動的給你倒水呀？

趙：（片刻想開的）大哥！你說這些話我都明白了，我再也沒有話可說了，不過我就覺得有些寃的慌，這些事情，我眞不是從心眼裡作出來的，他們不知道我，咱哥倆在一起好多日子了，你還不知道我嗎？

楊：我很知道你，我是爲你好，爲他們好，若是咱全場工友都這樣下去，咱們也不用幹活了。

趙：大哥，你看我今後應該……

楊：今晚上我有工夫好好勸勸他，你以後和這樣人就得順毛摸索着，要腔着毛對他，他更不聽你那一套，再說他也是個人，只要你對他好，早晚是一定能好的！

趙：好！我一定照你的話去作！楊大哥，我的脾氣叫你一點一點就給我改過來了，就快老半天我要去幹活去了。（楊笑了笑看趙下，他也從右下）

暗場：（楊聲，「誰告訴你叫你這樣幹的」和李上）

楊：（氣哼哼的對王）王福德！告訴你叫孫立友幹，你怎麼交給他了。

王：我沒交給他呀，我叫孫立友幹了。

李：孫立友叫我幹的。

楊：他叫你幹，你就拿金鋼砂在平台上磨麼，你看看把這個也廢了，平台也磨成大流子，你們今天，這是怎麼的了，你去叫孫立友來！（李下）活活能氣死個人，（孫、李上）叫你幹，你爲什麼給他幹？

孫：我尋思先給濕圈幹出來，我就把這個交給他了。

楊：你叫他幹不要緊，怎麼好叫他拿金鋼砂在平台上磨呢，你看磨的平台也壞了活也廢了。

孫：我沒叫他拿金鋼砂在平台上磨，我說師傅等着要，讓他快點幹出來。

李：他說師傅等着要，我看刮刀很慢，我就想起拿金鋼砂磨起來了，（向孫）師傅叫你幹，你爲什麼熊我說師傅叫我幹？

孫：我怎麼熊你了，你圖省事拿金鋼砂磨壞了，你找誰呀！

楊：孫立友，你看你今天惹了多少禍，你倒想怎麼的，你說！你就這樣到時候學不着手藝是怨你是怨我？（發火的）

孫：你說怨誰，我還沒看見這樣師傅，動不動就發態度，這不是小傢子那時候了，我才不聽那一套，你問我想怎麼的不是麼！！我想不幹怎麼的，我到那也能找到師傅學手藝。（下）（楊，站台上呆住）

——幕　落——

第　三　場

地　點：同第一場。

時　間：下午五、六點下班後，師徒在開檢討會。

楊：咱們檢討也完了，訂計劃也完了，我想在你們三人裡頭應當選出來一個小組長，來記功記過，總得找一個專門人，你們說好不好？

王：對啦！應當選一個小組長。

李：我也同意，我選王福德怎麼樣？

王：我不同意，我們不能馬馬虎虎的，我知道我不行，我看叫孫立友幹，再不叫李金貴幹。

李：不行！不行！我更不行！

楊：這樣罷，就叫孫立友幹吧！他比你們大幾歲，又多唸幾年書，腦子還挺好使喚的，他能想些辦法，你們看怎麼樣？

王：對！我同意。（楊和王都鼓掌只有李沒表示態度，楊使眼色暗示李叫他通過）

李：（想開的）對，對，我也通過！

孫：我也不行啊！我看還是讓師傅來給咱們當小組長吧！（假意推辭）

李：師傅那能給咱們當小組長！

孫：那沒有辦法，就得我幹了，我也不推辭了，還得你們倆來幫忙才行。

楊：現在叫小組長把計劃表念一下，咱們看看有漏的地方補充一下。（全體同意）

孫：（拿表在念）『第一條：不偷懶，不要滑，不鬧意見，聽師傅的話，不管你我的師傅，都要一樣的尊敬，比自己技術高的，都要和師傅一樣看待，違犯者，一次說服教育，二次警告，三次開會自動檢討。第二條：工作要記功記過。「記功」半月不出錯記一小功，一月不出錯記一大功，能積極能帶頭，和有特別工作成績，記一特功（這對全場立功運動有關）「記過」作反手活記一小過，故意損害工具、機器和廢了材料，記一大過。第三條：每個禮拜六下班後開一次師徒檢討會，互相批評，自我檢討，發揚對技術學習得到那些經驗，從中記功記過』完了。怎麼樣還有那些補充嗎？

楊：我也參加裡面來上一條，好不好？

全體：（同意）我們歡迎！

楊：好！我說：孫立友你寫呀！「師傅不藏奸，要耐心教給徒弟愛護徒弟，工作以外不隨便支使徒弟」……還有……

孫：「徒弟怎麼不好，不許師傅動態度」怎麼樣這一條？

楊：對對對，決不許發態度，應當「說服教育」你寫上孫立友！

孫：違犯了怎麼辦？

楊：違犯了，你們三次開會，我一次就開會自動檢討。

李：不通過，我看也是三次。

孫：噯，噯！對師傅應當嚴厲一點。

玉：兩次吧！怎麼樣？

李：好！兩次罷！

孫：好！兩次就兩次。（寫上）

楊：還有沒有補充？

李：我再提出一條，就是：「誰要推翻了這個計劃，咱們召集全場工友開大會處理，通過不通過?!」（只有孫立友不放聲）

王：孫立友！你同意不同意？

孫：同意！同意。

楊：有意見就提呀！別以後不合適，就不好了。

孫：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正當的事情，怎麼還不同意呢？（往上寫）

楊：還有沒有了？以後再有，咱們隨時補充。

王：對！一下子也想不出來那麼些。

李：今晚開這個檢討會，比以前大有成績，不但開了檢討會，又訂出計劃來了。

楊：時候不早了，好回去了，咱們從下班就開到現在，來！（拿出烟給李和孫一人一枝，孫把洋火劃着自己想點，又想起師傅）哪！師傅你先點。

楊：你先點吧！

孫：行啊！誰先點不一樣（給師傅點着，又要給李點，有意膈他）你等會吧！（又不給點自己點着才給李點，但一把又給李煙從嘴裡搶在手裡）怎麼不快點！把我手燒壞了！（假裝摸手）

李：你幹什麼你呀。你想要幾根呀？（大聲的）

孫：（看師傅在看他，馬上又把話轉過來）小頭鬼架子，我是要給你對着，看把你嚇的那個樣，（把李煙對着後，怕不够本使力吸了兩口）給你！（扔給他）

李：你拿誰的洋火？

孫：你管拿誰的洋火幹什麼？（照李頭打一巴掌）

李：剛開完檢討會，你怎麼還打人呀？

孫：今天不算，從明天才開始不是嗎？

王：師傅，你現在不走嗎？

楊：我還有點事情，你們先走吧。

王：（拿水壺下）

李：再見！師傅！

孫：（欲走又回來）明天見！師傅！

楊：再見！（李王下。楊一個人呆住出神）我爲什麼要和他發態度？這能起什麼作用？唉！只怪我沒有辦法。自從我選上模範以後，工場號召帶徒弟，接着三個徒弟任務在我身上。孫立友又挑皮又搗蛋，這樣徒弟我也不怕他，只要我費點勁自己不犯錯誤，也能把他帶起來，今天事情也凑巧，一回一回碰事逼我發了態度，左思右想還是自己錯，就去找徒弟來認錯，藉着這個機會，給他們訂了個計劃，今後決不怪徒弟不好，只有多用心研究，對病給他來下藥，不怕他們不好。

王：（提壺上）

楊：你怎麼還沒走呀！

王：沒走，我知道，你又想幹什麼活吧？！

楊：我想給你們的計劃表畫出來，再畫一張記功、記過表，明天晌就貼在牆上。（王給師傅倒水）

楊：你剛才燙水去啦？

王：這是晌午剩下的開水，我剛才熱一熱，（拿水給師傅）師傅！我要回去！

楊：王福德！剛才我提議選孫立友當小組長，你有什麼意見？

王：我怎麼會有意見啦？

楊：我看孫立友，有些小英雄主義，給他弄個小組長，他心裡一高興，就要負責任的，這樣綁着他，他就再不能胡鬧了，你說對不對？

王：他要不管那一套怎麼辦？

楊：我們不是有那麼一條嗎？他要犯錯誤咱們開會批評，他要犯大錯誤推翻了計劃，就開全體會叫他檢討。

王：對了，對了！這樣他一定會好的。

楊：好了！只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等明天有工夫再和李

金貴說說，你就回去吧。

王：師傅！你再不用什麼東西？

楊：我什麼也不用，一會兒我就回去，你先走吧！

王：明天見，師傅！

楊：明天見（王下）唉！像這樣徒弟，我應當怎樣才能對得起他。（目送王下，在自語的）

——落　幕——

第 二 幕

第 一 場

地　點：同第一幕，第二場。

時　間：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早晨，外邊下着小雨。

孫立友進來，看一個人沒有來，急忙進去換上衣服（工作服）又出來把工具拿出來，坐着吸烟。

李金貴，王福德——聲：「好到鐘點了吧?!差不多，快換衣裳吧！」

孫：（聽聲，馬上起來幹活）

（李、王，一前一後的進來）

王：你來啦？

孫：我早就來啦！

李：你這人眞怪，下雨天，你倒特別來早啦！（楊忠誠進來，已換好衣服）師傅來啦！

楊：差不點就來晚了，雨下的不大，就是賦耐人。

李王：師傅！你小孩病怎麼樣？

楊：不要緊！我昨晚抱他到病院治好了。……

孫：先不要談這些，咱們三個人，應當趁着這個工夫開個會。

王：開什麼會？

孫：我看這兩天，咱們對工作，有些懈怠，沒有刻苦心，五分鐘的熱勁，就拿今早晨來說吧，平日你們倆比誰都來的早，今天就顯了原形了，下那麼點雨，差不點就來晚！這就看出來你們沒有堅決心，拿革命來說，就是：「站不穩立場，見了

危險就要妥協」。我雖然平常沒早來過，可也沒來晚過，始終一貫到底，我們應當檢討一下。（裝腔的）

楊：對！孫立友說的不錯，我今天頭一個應當檢討。（工作時間的留戀）

王：我們接受錯誤，今後我一定改過。

李：（心中有些不滿，似有辯駁）因爲今天……

孫：（馬上接住）好啦！已經到鐘點了，我們快幹活吧。（拿起工具在幹活）

王：師傅！你小孩是什麼病？（一邊問，一邊在收拾工具）

楊：起「喉痧」，（白喉病）昨天差不一點就悠死了！到病院打一針才好，醫生告訴叫今天早晨再去一趟，我看不要緊！我也沒去。

李：你爲什麼不去呀，有病還不是別的！

楊：不要緊，下班再去治也不晚，噯！你們看見黑板報沒有？

李
王
孫：沒有呀！什麼事？

楊：（指李、王）你們昨天給旋盤組的床子修理好！在發揚你們哪，昨天下班，就貼出來啦！（孫聽有些缺陷，拿活下去）

李：噯，我去看一下，就回來！

王：快幹活罷，等會再去看吧。（李不聽跑下）

楊：孫立友！孫立友！

孫：（後台，「幹什麼？」）幹什麼？（進來）

楊：咱們水門都幹完了，「運搬」一時倒不出工夫，我看咱們自己拾吧！

孫：（不滿欲下）

楊：還下來一套軸瓦，等把水門拾完，今天看看你們把它幹出來。

李：（跑進來）楊師傅家裡來電話了。

楊：家裡來電話?!（下）

李：哎！

孫：咱們把工作分配一下，你們倆去抬水門吧，我去幹軸瓦。（說着向右邊下）

李：我看他這幾天怎麼儘支劈，好活自己幹，打零雜找着咱倆，就像昨天人家求咱把床子修理修理，師傅讓他去，他硬說東推西的不去幹。

王：誰幹不一樣，反正都是給工場幹的，你看他從當上小組長，才一個多禮拜，毛病改了多少，還常來給咱師傅提意見，咱師傅誇獎他不愛面子，大公無私的認眞負責，他能改成這樣，眞是難得。

李：大公無私，我看對別人大公無私，對自己儘自私自利，那軸瓦明明他一個人不能幹，他非要自己先去幹，時常在師傅面前「賣弄」他這麼能，那麼能的，這是什麼思想。……

孫：（上）你們倆先幫我把軸瓦抬案子上好不好？

楊：（上）小孩又犯了病了，我想請假回家去，再抱他到病院去看看。

孫：師傅！我給你提個意見，活這麼忙，你不能走，大嬸不是在家裡麼，讓大嬸去得了唄！

王：外邊下着雨，一個女人家，又要抱一個病孩子，我看非得師傅回去不可。

楊：下雨倒不要緊，她不認識病院，叫她去找吧，又怕一半時找不到，這病很厲害，晚一時就很危險！

李：你們也太有些幹什麼啦，人家小孩病得這樣，還不讓人家回去，我看這簡直是要人命。（有些發火的）

孫：你這是什麼態度？我不過這麼提提，其實回不回去，與我有什麼相干，也不是給我幹的，這個紀律是你們補去的，大家訂的，當師傅的就應當起帶頭，作個樣子看看，上梁不正下樑歪，就這樣自私自利的往下搞（厲聲的）準能整好？！

楊：好啦，好啦！不要爲這些事吵吵，叫人家聽見這像什麼，都

怪我，我不回去啦，快幹活吧！（拍着孫立友肩膀）

李：師傅你快回去吧！小孩有病，不是鬧着玩的。

孫：（站起來）好啦，小組長我也不幹了，咱們就算推翻這個計劃，（欲下，又回來）咱們不是有那麼一條麼？誰要推翻這個計劃就開全場大會處理。（欲下）

李：孫立友，咱們怎麼推翻計劃啦？誰推翻計劃啦，你說！

楊：嗐！你少說幾句吧！

孫：好！就算我推翻的，待會兒鬪爭我好不好？不過咱們也講民主不是麼？也許我在台上講話吧！到那時咱們再把道理說明白，不能馬馬虎虎的。（下）

（遠處雷聲閃電）

聲：（楊師傅家來電話啦）

李：（焦急的）師傅你快回去吧，不要緊，還翻了天啦！

楊：我不回去啦，你去聽電話就說活忙等下班再回去。

李：師傅你這人……（不理的）

楊：王福德，你去告訴一聲，（王福德猶豫的）快去呀！（王才下）

李：這就顯出原形了，這叫什麼積極呀，幹活儘想鬧獨立，就像他一下子能立上大功，怕別人沾他的光，一身風頭，英雄主義，你再捧他幾句，簡直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連師傅徒弟都分不開啦；你再慣他幾天，就好騎在你頭上拉屎了。

楊：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自有辦法，你得一點一點來！不過今天說千道萬，是怪我不好，不應爲自己的孩子……

王：（急跑進）師傅，你小孩已經死了，叫你快回去。

楊：（呆住）

李：眞的怎麼的？（王點頭）（外邊的大雨、風、閃、電的交加聲，舞台陰暗。）

楊：（悲痛的叫着小孩名子）小柱！小柱！（跑下去，王隨跑下）外邊雷雨，接連不斷的響。（舞台陰氣沉沉）

李：×他媽的，沒有個好，（拿起鏟刀猛幹，舞台沉默片刻，王上）師傅呢？

王：回家去了，（片刻楊忠誠滿面淚水上）師傅，你怎麼又回來啦？

楊：現在我回去也活不了，吃晌飯回去也不晚，（精神的）咱們趕快幹活吧，老半天沒幹一點活。（向左下）

（忽聽後台右邊「噗通」一聲——「哎呀我的媽呀」——後台人聲吵鬧王與李齊跑下，片刻李氣哼哼的又出來幹活，雷雨聲更大）

王：（急跑上）師傅！師傅！不好啦！不好啦！

（楊聲：「怎麼啦」王奔左邊下「孫立友搬軸瓦，軸瓦從架子掉下來把腿打斷了」！）

楊：（上）啊！你們怎麼讓他自己幹這活。（急跑下）

王：他偏要自己幹不可！（隨跑下）（舞台雷雨閃風的聲不斷，陰氣逼人，只見李金貴一個勁在猛幹活，後台吵鬧雜亂聲——「快去叫咱們工場汽車來，趕快拉到病院去吧，」——「眞不凑巧我剛才去車都出去了，不在場裡」——「這怎麼辦呀」——「到外邊僱吧！」——「下這麼大的雨外邊也不能有車」——楊忠誠攙着孫立友出來，孫立友左腿用木板挾着、綁着，王福德在後邊抱着孫立友的腿。）

楊：不要緊，我揹他到病院去！（向左下）（李金貴仍是一個勁猛在鏟活，連看一眼都不看，雷雨聲隨幕落）

第二場

地　點：一個病院的外科室內。

時　間：緊接第一場。

幕　啓：醫師剛完手術在洗手，孫立友躺在床上，腿上包的石膏繃帶，護士在收拾醫務用具。

護：（探頭向門外）好啦，請進來吧！（楊忠誠和王福德進來，

王跑到孫立友床前。）

楊：（焦急的）先生他的腿……

醫：不要緊，前腿骨打壞了，有一個月就可以動彈。

楊：養一個月就能幹活麼?!（轉喜的問）

醫：在這一個月當中，只能這樣老老實實的躺着，一點不能動，過一個月後才能動彈，要想幹活！嗯！還得一個月，怎麼的也得兩個月才能全好利嚒。（下）

楊：（過來在看孫立友）

孫：師傅，我太對不起你了，你快回家去看看小孩吧，我！我……

護：他流血太多啦，你們不要和他說話太多。（下）

楊：（聽孫提起小孩，心中發酸，把臉轉到外邊）

王：師傅小孩已經死了……

楊：（急轉過身來遞眼色，意思是怪王福德不應告訴他）

孫：（突然瞪着眼睛）怎麼，小孩已經死了，師傅，我！我……（掙扎欲起來，楊把他按住）

楊：噯呀！你不能動，他說「小孩醫生治了」我不用家去啦！

孫：嚇我一跳，我聽說「小孩已經死了」！師傅，你回去看看小孩吧！（向王）你也回去幹活吧。

王：好，我們一會兒就回去，你閉上眼睛，睡覺吧。

孫：（點頭，無力的，慢慢閉上眼睛）（室外有女人咽咽的哭聲，由遠而近——「先生你行行好罷，俺這孩子什麼病沒有，就是嚥了壞了，活活給驚死了。」

王：這不是……（欲往外跑）

楊：（一把拉住王福德在靜聽）

（醫師聲——「大娘不行呀，這小孩已經死過去啦，現在是治不活啦，昨天晚上我告訴叫今天早晨來，現在已經死了抱來有什麼用」——男聲「大嬸快回去罷，我說來也是不行，你偏來」，女聲——「姑娘，我求求妳費心好好跟先生說說……」（哭啼的）

護：（上臉向外）不行啊，這屋裡有病人，妳不要在這哭（收拾東西下）

（男聲——大嫂快回去罷，妳說也是多餘。）

婦：（隨着進來，抱着有五、六歲的孩子用毯子包的）好好，我不哭，姑娘，妳看我這孩子什麼病也沒有，就是……（看看孩子，又啼哭起來）

王：（急躁的看看師傅，又看這婦人。）

楊：（悲痛在呆住臉轉一旁）

護：噯呀！妳快出去別在這吵吵，人家這病挺厲害的（隨手指床上孫立友，婦人也隨便向床看，正和牠丈夫（卽楊忠誠）四眼相對瞪視了半天）啊！你你怎麼……

楊：（再也忍不下，撲過去抱着小孩）小柱！小柱！（哭）

孫：（已醒，清楚的）師傅，這都是我害了你，師傅我！我！……

護：不行啊，你們不能在這裡哭呀，你們這倒是怎麼回事呀？

——幕急落——

第三幕

第一場

地　點：在楊忠誠家中外屋。

時　間：一個半月後，一天晚上八點多鐘。

幕　啓：屋內左邊有寫字台及裡角通裡屋，寫字台上掛着黑板，舞台正面靠裡有床，右邊通外門，王福德、李金貴，爬在寫字台上學習。（韭闊樣）楊忠誠從裡屋出。

王：師傅！我怎麼越想越二糊，你快說給我聽是怎麼回事？

楊：好！想不出來就擱一擱，一個勁死想；對你腦子是有害的，你們休息一會吧！明天早晨，我再告訴你，（李爬頭在韭）李金貴，你們休息一會吧！

李：我不玩了，再住會兒天就黑了，趕快學習一會兒好回家。

楊：不要緊，你們願學習今晚就在這睡吧！學習時間長了給腦子弄二糊糊的還不容易記住，這不是學習別的。

李：好！那我們今晚上就在這睡好不好？（向王）

王：師傅！我們一動學習晚了就要在這睡；大嬸不嫌乎麻煩嗎？

楊：麻煩什麼！你們也不是三歲兩歲小孩子，也用不着媳侍候。

李：好，那咱們到外邊去玩一會，（二人走出門外，楊忠誠回到裡屋去）噯！我還有一百塊錢，咱們到小舖買蘋菓吃。（右下）

孫：（拄着拐棍，包着腿，一跐一跐的上，看片刻，敲門）楊師傅在家嗎？

楊：（從裡屋上）誰呀？（開門）噯呀！你怎麼這麼晚出來啦？（扶他進來坐下）

孫：我在病院請假回家去。

楊：還沒養好傷，怎麼，回家幹什麼？

孫：（片刻的）俺爹從我塌了腿，他就去看了我一趟，再老也沒去，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心想回家去看看，誰知道！（悲痛的）

楊：啐，就你們爺倆過日子，你病了，家裡你爹一個人大概他忙，不能來看你，你不要難過，等會我送你家去。

孫：我已經家去，剛才從家裡出來。

楊：你家去？怎麼這麼晚，還出來呀？（孫不語的低下頭）你爹不在家嗎？

孫：在家裡。（低聲低氣的）

楊：你怎麼不在家住一宿再走？

孫：（眼淚在眼邊直轉，不語，低着頭）

楊：怎麼你爹不痛快嗎？

孫：（搖頭）沒有。

楊：那你到底怎麼了，（孫不語）你快說呀！（沉默片刻）

孫：我家去，我，（哭起來）我……爹不理我了！

楊：他怎麼不理你啦？

孫：（沉默一會）我家去的時候，我爹在那吃飯，我說「爹！你才吃飯呀！」他把頭扭過去不看我，我又說「爹！你怎麼不買點菜吃！光吃鹹蘿蔔？」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拿腿就走出去，我等他老半天回來手裡拿着大伙食，（孫表笑容的）我樂的說「爹！我在病院，已經吃了飯，你還買『伙食』幹什麼？」他才對我說一句話。（難過）

楊：買伙食給你吃還不好嗎，他對你說句什麼話呀？

孫：他說我……不要臉！（苦痛地低下頭）

楊：他爲什麼說你不要臉呀？

孫：他買伙食不是給我吃的。

楊：不是給你吃的?!

孫：不是！他拿着伙食自己坐在那吃，這時我就受不住了，我往外走，我寄思他能留我，我說：「爹，我要走了」。我一直走出門外，我回頭望望他，連看我都不看，師傅！我的親爹都不理我。（大哭起來）

楊：他這是爲什麼的呀？

孫：鄰居告訴我說，我在工場鬧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大概就是因爲這個。（沉默片刻）

楊：不要緊，等你出院以後，好好幹活，把手藝學好，到那時不怕你爹不理你，你有沒有這個決心？

孫：師傅！你現在叫我說什麼好！

楊：好，你不要難過……。

孫：師傅！你……恨我吧?!

楊：啥，你怎麼又說出這種話來啦，我不是早已和你說過了麼？我那小孩起初我看他就不能好，就是那天到病院去治也不會好的，他該死，你放心吧，我決對不會恨你。

孫：師傅！你說的眞話嗎？你會不恨我嗎?!

楊：這些日子工場活挺忙的，你的腿也快好啦，所以我這些日子沒大去看你，我若是恨你，我就不去看你啦。

孫：師傅！我……（欲跪但腿疼跪不下）

楊：快別這樣，（扶孫）小心腿呀。（孫撲楊懷裡哭起來）

孫：師傅！現在就你能理我別人他們一定都在罵我恨我。

楊：你快不要說這些，別人誰也沒罵你、恨你，王福德、李金貴他們都時常打聽你，這一半天他們說還要去看你呢！

孫：他們倆手挺好的吧！

楊：你看（指桌上的圖樣）這剛才學習完，才出去，他們倆在工場都昇了一級。

孫：（拿起圖樣看）這是他們倆畫的麼?!

楊：他們早就會畫啦，他們在研究道理?!

孫：他們天天晚上來學習嗎？

楊：不！禮拜二、禮拜四、禮拜六，一個禮拜學習三天，有時晚了就在我這睡。

孫：（自語）他們晚上到這來學習，這個也都早會盡了，（看圖紙）他們在工場又都昇了一級，我！我……

楊：他們這些日子還立上了功。

孫：還立上了功？師傅！你也立上了功吧！

楊：我沒有。（笑）

孫：沒立上功?!（片刻）我要回病院去。（悲愁的）

楊：孫立友我知道你很難過，不要緊，只要你下決心，我保證你不會落後，今天時候不早啦，你不要走啦，等會王福德和李金貴回來，咱們一起好好談談。

孫：怎麼他們今晚還回來?!

楊：還回來學習，他們今晚上不走啦。

孫：我一定回去，因爲我在病院告訴說今晚一定回去的。（起來就走）

楊：這麼晚你不能走。

孫：不行，怎麼的也得回去，醫生叫我一定回去的。

楊：醫生叫你回去，那……好！我送你到電車站。

孫：不用，我自己能走。

楊：你可得小心點哩呀！

孫：（下，又回來）師傅！你，你！……你告訴王福德和李金貴明後天有工夫一定叫他們到病院去一趟好不好？

楊：好，我一定叫他們去！（孫下）唉！年青人就是這樣不受打擊是不知道厲害的，大概這回可把他教訓過來了。（走進屋內）（王和李上）

王：他爺爺怎麼打吧，孫立友是他親生養的，當爹娘的也不能拿自己的兒女當仇人。

李：對，就拿咱師傅來說吧！他的「小柱」死了他背裡說不痛，那兩天幹活有時眼淚吧達吧達直掉！他心裡還不知怎麼難受

呢？（王忙堵住李的嘴用手指屋裡意思是怕師傅聽見）（二人笑進內）

楊：你們到那兒去了？才回來呀？

李：師傅！你不知道，我們今天真喪氣，想去看孫立友，轉了一大圈，也沒見他的影子。

楊：你們到那去看他呀。（笑）

王：到醫院去了唄！看護說他請假回家去啦！我們急忙坐電車趕回來到他家去，他爹又說剛才走。

李：他爹還給我們一仟塊錢叫我們捎給他。

楊：他爹還給他一仟塊錢？

李：看他爹那樣子，大概孫立友回家又和他吵架了，叫我們告訴孫立友就說是這一仟塊錢是工場借給他的零化錢，不讓說是他給的。

楊：還是親生骨肉，剛才孫立友到這來直哭說他爹不理他了。

王：怎麼，他到這來啦？

李：他還哭，在家時常和他爹打嘴仗，從來也沒看他哭過。

楊：嗐！事情沒臨到自己的頭上你是覺不出來，你們青年人都是這樣，平常好模好樣倒挺「硬蹦」的，有點小病就不是那樣了，心裡就發焦，再加他腿傷那麼重，是免不了要哭的。

李：師傅！這一仟塊錢你給捎去吧。

楊：噯！我想起來啦，他臨走的時候，叫我告訴你們說明天也好，後天也好有工夫叫你們一定去一趟，你們順便給捎去吧。

李王：好，咱們一塊去看看。

李：（拿蘋菓）師傅！我們買五個蘋菓想捎給孫立友吃，他也沒有這個口頭福，俺倆走道一家吃了一個，還有三個你吃了吧，師傅！

楊：你們都吃了就是啦，還留給我幹什麼，來！咱們三人一家一個。

——幕　落——

第二場

地　址：同一場。

時　間：當天晚間，已十一點多鐘。

王：（躺在床上偷偷摸摸的翻弄圖樣）

李：（坐在凳子上爬在桌子上在學習，已睏的不得支持，不住在那打盹！時時勉强睜開眼睛在學習。

王：（把師傅出的問題看明白，得意忘形怪叫一聲，把李嚇一跳，王怕露像，馬上又裝睡）

李：（剛驚醒的睡眼望一下王，看他已睡着又强打精神，研究學習片刻又在打盹）

楊：（拿茶壺從裡屋上）喝點水睡覺吧！別熬夜了，有今天沒有明天啦？（在刷茶碗子倒水拿過來）來！喝點水睡覺吧！別爬那受罪了，怎麼？睡着了，這是何苦的李金貴！李金貴快點躺下睡吧！（扶李到床上）

楊：（指王）這一個睡的像個死猪似的，還等着睡一會起來學習呢，趁早我也不叫你，煮你的猪頭吧。（把王福德的被拉過來一半，想給李蓋上一半，但被小，又到內屋去拿被）

王：（偷看師傅走，輕輕下地拿着圖，又看黑板的圖在微笑又在寫字台研究畫）

楊：（抱被上，看王）怎麼你又起來了？

王：本來我就不願睡，李金貴非逼我先睡不可，虧着我沒有睡，要是睡啦可吃大虧……

楊：怎麼回事呀？

王：就在這一點沒睡覺的工夫，你問我的道理我全明白了。

楊：你明白了?!好！你說我聽聽……

王：要想畫一個六角平方直徑是二十四（米厘）就一定要拿二·五四七乘二十四耗（米厘）等出來的數目是二七·七耗這是圓圈的直徑，再拿這個數除二，等出來的數是一三·八耗，

拿「圓規」量上一三·八耗畫出一個圓圈「圓規」照樣不動，就能量出六角來，再拿尺量量六角平方直徑就得出二十四耗的六角平方。

楊：爲什麼拿二·五四七乘直徑，等出來的數非要除二是怎麼個道理你知道嗎？（又追問一句）

王：（拿「圓規」對着黑板量給師傅看）因爲等出來的數，量整個的圓圈直徑的數，給它除二減去一半再拿「圓規」畫成一個圈，就成一個整直徑的數，要是照原數畫就又加上一倍的數它就不對了。

楊：那麼爲什麼五角的要拿一·七乘角線的數，爲什麼六角要拿二·五四七要乘直徑的數？

王：（對黑板量給師傅看）因爲五角找不出來平方直徑，就要乘角線的數，六角它有平方直徑。

楊：對了，這回你全明白了吧?!

王：我全明白了，起先你告訴我，我老是不知道爲什麼要這麼畫，若是另換一個不一樣的尺碼，再叫我畫，大概我就算不出來了，這回呀，管什麼樣尺碼我也能算出來。

楊：什麼都是一樣，光是死讀書、死記，不研究明白道理是沒有用的，就是死記一樣半樣的，也不能活用還不說，過些日子一忘是一點也想不起來，這樣你再弄明明白白的，又能活用還不說，還不容易忘啦！已經十二點多了你快睡吧！

王：你先去睡吧，師傅，我想再好好研究一下，再練習畫幾個。

楊：我看你要給自己找病！（生氣的）

王：爲什麼？

楊：聽你爹說你在家時常學習半拉多夜，天長日久這樣下去，你就會累成病的。

王：我也不覺累呀！

楊：等你覺出來累，病就上身了，一個人的身子是最大的本錢。我們應當休息就休息，應當學習就學習，應當幹活就幹活，

老像你這樣熬夜把身子弄壞了，你就是天大的手藝也完了？你說對不對呀？！

王：我媽看我晚上有時就咳嗽也是叫我早點睡覺，我嘴裡答應……

楊：你要聽我的話，以後最晚到十點半就睡覺。

王：好——（看師傅臉）

楊：現在你就去睡覺吧！

王：（點頭感動的看看師傅，師傅直看他走到床前）

——幕　落——

第四幕

第一場

地　點：在模大會會場上。

時　間：半個月後，下午五點多鐘。

景　序：舞台，作爲會場的講台，中間有一張桌子，一個凳子，會場正在進行慶功會最後一項；娛樂節目，司儀人手拿節目表上。

司：進行慶功大會，第五個娛樂節目，是由虎鉗場，出演大鼓，由張桂香工友唱，劉福堂工友拉絃，（自己鼓掌半刻不出人跑下把張桂香推出來）妳怕什麼呀？

張：有些外來的同志我不敢唱。

司：沒有外來的同志。（騙她）

張：怎麼沒有，（不相信走到舞台邊看）您看！有的是，（手指台下）我唱的不好給咱們自己工友們看還褒付！給別處同志看多「含蓋」我不唱了。（回身欲走司儀者一把拉住她）

司：還是這麼一回事，快別客氣啦，人家在底下等着，好着急了。（急忙下把鼓拿出來）

張：（不得已的準備要唱，拉絃出來）我這是初學乍練，唱的是虎鉗場：「楊忠誠在立功運動中帶徒弟」，各位要是不嫌棄的話，那就聽我慢慢的道來。（打鼓唱）諸位落座雅靜靜聽，我唱的是楊忠誠帶徒弟的事情，自從他帶了三個徒弟後，一個徒弟工作不小心打傷了腿，（道白）話說「楊忠誠自從徒弟孫立友打傷了腿以後，下班就到病院去安慰他，進行教育，他又檢討自己帶徒弟疏忽大意，見到徒弟有缺點，沒有即時

料正，使徒弟受了重傷，以後他就時時刻刻不離開徒弟跟前，拿出他全身的手藝，按着徒弟的特點傳達技術，一個多月的工夫，他兩個徒弟都能頂上一般的工友」（唱）嘿！兩個徒弟好似猛虎下了山，就在這個時期立下了大小功，他們的功績我不表，主要的我講的是師徒關係。有一天徒弟們對師傅說，（道白）「師傅！你光爲了我們成天忙着，你看別的師傅都忙着要立功」（唱）師傅一聽這句話，急忙向徒弟說分明，立功運動，不是爲了立功去爭功，而是爲了推動全體工友們的積極性，建立新的勞動態度，提高生產，改進工作，提高質量，減低成本來完成並超過任務，從上到下發動大家去立功，（道白）徒弟們：「我若是只顧自己去立功。把你們甩在一旁手藝學不成，技術不能提高，工作也不能推進；我自己不見得就能立上功；我一個人爲了你們倆的手藝學成，技術提高工作能推進；您們現在又立下了功這不是一舉兩得的嗎！比我一個人立上功，還要光榮的多」（唱）有一天王福德、李金貴到病院找到了孫立友合計好，定要給師傅去報功，一天他們三人來見報功委員，把他師傅帶徒弟的過程報告一番，只有那孫立友說起沒有完，當他說到半截，他的眼淚已流滿面，報功的委員，一篇一篇的記下來。光陰如箭來的快，在評功的當日，王福德、李金貴都評上了大小功臣，嘿！楊忠誠，更沒想到他帶徒弟有成績，也評上了大功臣，說到這裡，就算完了，說的不好請各位同志們多加批評。（下）

司：（上）楊忠誠帶徒弟大鼓唱完！最後的一個節目是放演電影請各位同志稍等一會。

——幕　落——

第　二　場

地　　點：楊忠誠的家門外。

時　　間：當天晚上七點多鐘。

幕　　啓：楊忠誠換上新衣服從屋內出。

楊：今天是工場的慶功大會，又是我老漢的生日，我從活這麼大小歲數，像今天過的生日，還是頭一回，我老漢樂的心花開放！屁股朝了天，現在我家裡什麼都準備好，單等我三個徒弟來，今晚歡樂一番。

（王福德，戴着二等功臣花，李金貴戴着三等功臣花，手裡各拿一個紙包上）

楊：你們怎麼才來呀？怎麼孫立友呢？

王：他沒來嗎？

李：我們到病院去，說他請假出去啦，我們尋思他來啦？

楊：（想一會）大概是他順便家去看看他爹爹吧！

李：對啦，要不他晚上能到那兒去。

楊：好吧！咱們先回去等他吧！

王：師傅！你怎麼沒把功臣花戴上呀？

楊：我老了戴個大紅花像個什麼樣子，您們年青小伙子戴上，有不知道的就尋思你們在娶媳婦。

李：其實我們比娶媳婦都樂。

王：師傅！你看這是什麼？（拿出大紅帶子）

李：師傅！你再看這是什麼？（拿出大紅花，花中間粘一個「壽」字）

楊：您們弄這東西幹什麼？

王：給師傅戴唄！幹什麼？（上前給綁上十字花）

楊：這……是幹什麼？

李：給師傅戴唄！幹什麼？（上前給師傅戴上大紅花）

楊：在大街上快別這樣，人家看見了，多麼難看呀！（倆個徒弟不理他，一個戴花，一個綁帶子）

李：師傅！你太光榮了，怎麼還難看呀?!

楊：這多麼不像話，在大街上。（很難爲情的）

李：師傅！你戴上了大紅花呀！

王：師傅！你配上大紅帶了呀！

李：師傅！你樂不樂呀？

王：師傅！你美不美呀？

楊：（看看自已身上紅花紅帶的又看看徒弟）徒弟們！

王李：師傅！

楊：（又看自已身上不由大笑起來）哈……（進屋裡）。（王和李看師傅這般光景，他二人互相對看一下也大笑隨着師傅進去，在這過程中，王福德的功臣花掉在地上）（孫立友看他們進去才拄拐棍出來聽，他們屋又是笑又是唱！

楊：（唱）徒弟們！你們這樣熱情又虛心的對待我。

王李：（唱）師傅！是你的熱情，虛心換來的呀。

楊：（唱）徒弟們！你們在工作中，是那樣的耐心鑽研技術。

李王：（唱）師傅！爲了建設新旅大呀！

楊：（唱）徒弟們！有這樣志願我必盡我所能所知都教給你們！

王李：（唱）師傅！保證學好技術！繼承你的任務。

楊：（唱）徒弟們！技術是勞動人民的我還要傳給勞動人民！

王李：（唱）師傅！俺再不接受，對不起你，又怎麼對起領導我們當主人的毛主席。（唱完全笑）

孫：（聽他屋裡這樣歡樂，自已喘口粗氣低下頭在想什麼似的，突然發現地下有一個功臣花，他知道，一定是他們掉的，他想儘了辦法，也沒拿起這花，最後咬着牙關，氣的把兩個拐棍摔一旁，自已倒在地下把花拿到手中，向自已身上比量一下，露出他有希望的面容，又看自已的腿傷，心裡難過的，把旁邊的拐棍拿起又摔老遠，把花掛在門邊，掙扎的一蹶一

跤的下，王福德出來找花看見地上有拐棍。）

王：（向屋內）嗳！你們出來看看！（楊、李都出來）這不是孫立友的拐棍嗎？（把拐棍撿起來）

李：奇怪！他到那兒去啦？（向右邊望着）

楊：嗳！你看看那不是他嗎？（向右邊指着，全跑下，孫立友！孫立友的喚着）

——幕　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illegible]

總號今字3914號
圖編類

師徒關係

著者　雅俊

出版者　遼東新華書店

印刷者　遼東新華書店印刷廠

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

1949•8•初版　遼•1——5•000冊